中正漢學研究
2025 年第一期（總第四十五期）
2025 年 6 月 頁 201~234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休說我南工界進，最傷心是越人圖——越南阮朝啟定皇帝在現代文明與殖民處境下的「御駕如西」之旅♠

羅景文*

摘 要

越南阮朝啟定皇帝（Khải Định，1885-1925）曾於 1922 年受邀前往法國參加馬賽殖民博覽會（展期為 1922.4.15-11.15），並遊歷法國巴黎等地，這是越南歷史上第一次皇帝出訪歐美，意義特殊。啟定曾在凱旋門、尚隆賽馬場、巴黎歌劇院、法國地理學會、羅浮宮、凡爾賽宮、拉法葉百貨公司留下足跡，並參觀各式工廠。啟定不斷在歷史性的、現代性的、政治性的、娛樂性的，以及科技性的巴黎城中往來穿梭，在時間與空間的移形換位、重疊交錯中感受各項刺激。然而，此行並非僅有遊歷目的，法越雙方其實各有盤算。我們可以透過相關資料，觀察啟定等人在西方知識權力架構、文明象徵與殖民處境下，不同層次的體驗與態度，以及有別於官方宣傳的啟定形象，進一步思考當越南在被納入現化代世界圖景時，他們的自我認同與家國想像。

關鍵詞：啟定、殖民處境、現代文明、法國巴黎、御駕如西

♠ 本文曾宣讀於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東亞漢籍與儒學研究中心主辦：2024 第四屆「近世意象與文化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2024 年 4 月 26 日），承蒙講評人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社會人文大學東方學系胡明光教授講評，復蒙審查委員提出諸多中肯剴切的修改建議，謹申謝忱，未逮之處，文責自負。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兼代文學院副院長

Stop Claiming Vietnam's Progress; it's Heartbreaking to See： The Western Tour of Emperor Khải Định of the Nguyễn Dynasty of Vietnam under the Context of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Colonial Rule

Luo Ching-wen*

Abstract

Emperor Khải Định (1885-1925) of the Nguyễn Dynasty of Vietnam was invited to France in 1922 to attend the Marseille Colonial Exposition (held from April 15 to November 15, 1922) and toured Paris and other parts of France. This marked the first time a Vietnamese emperor had undertaken an Imperial Journey to the West(Ngự Giá Như Tây), making it a significant event. Khải Định visited iconic landmarks such as the Arc de Triomphe, the Longchamp Racecourse, the Paris Opera, the French Geographical Society, the Louvre, the Palace of Versailles, and Galeries Lafayette. He also visited various factories. Khải Định constantly moved through the historical, modern, political, recre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landscapes of Paris, experiencing various stimuli amidst the shifting and overlapping of time and space. However, this trip was not solely for leisure; both France and Vietnam had their own agendas. By examining relevant materials, we can observe the diverse experiences and attitudes of Khải Định and his entourage within the Western framework of knowledge and power, amidst symbols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and an image of Khải Định that differs from official propaganda. This allows us to further consider Vietnam's self-identity and national imagination as it was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the modern world order.

Keywords: Khải Định, colonial context, modern civilization, Paris, France, imperial journey to the West (Ngự Giá Như Tây)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一、前言

筆者長期關注近現代越南知識人在殖民處境之下的思維狀況與知識樣貌，觀察這些知識人與殖民政治、區域互動、外交局勢、信仰文化之間多層面的互動，其中越南啟定皇帝（Khải Định，即阮福晙，Nguyễn Phúc Tuấn，1885-1925，1916-1925 在位）與其一同出訪官員，以及《南風雜誌》主編范瓊（Phạm Quỳnh，1892-1945）都曾於 1922 年留下不少旅法書寫和記錄，因此特別引起筆者的關注。根據相關資料可知，啟定此行於 1922 年 5 月 20 日從順化出發，6 月 25 日抵達巴黎，接著展開一連串的訪問和遊歷行程，8 月 8 日至馬賽，8 月 10 日參觀馬賽殖民博覽會，他在馬賽殖民博覽會停留的時間甚短，隔日下午即 8 月 11 日便啟程返國，後於 9 月 10 日返抵順化（文中時間均指陽曆，陰曆日期將特別加註，以下同）。啟定至法國訪問的同時，同時也親送其子阮福永瑞太子（Nguyễn Phúc Vĩnh Thụy，1913-1997，即後來的保大帝，Bảo Đại，1926-1945 在位）至法國巴黎留學。至於《南風雜誌》主編范瓊則是因為擔任馬賽博覽會委員，必須協助籌備越南參展及接待越南政要如啟定之事宜，而提早至法國準備。范瓊雖然是馬賽博覽會籌備委員，但他的心思和目光更在於巴黎，除了公務之外，他幾乎都在巴黎觀察、感受法國的政經情勢、社會制度、民情文化。他們兩方共同的交集是前往參加 1922 年法國馬賽殖民地博覽會。但除了參與此次博覽會之外，他們都對於法國文化和各種現代性的體驗有更多的興趣和著墨，相當值得進一步觀察。為使議題更加聚焦，本文將先集中討論啟定君臣這一方出訪法國後所留下之書寫記錄，這些資料大致可分為阮朝朝廷所出版之官方資料，以及越南《南風雜誌》上的報導等兩類，不少資料是以漢文書寫刊布。

若進一步回顧相關研究成果，大致可分為越南西行遊記與啟定相關研究兩類。我們先將視野放大，觀察目前學界對於越南士人遊記之研究，主要集中在越南使臣出使中國之各種燕行錄上，尤其是隨著《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的出版，更帶動了相關研究的熱潮。[1]相較之下，關於越南士人西行的研究成果顯得較少，稍早多關注於 1863 年潘清簡（Phan Thanh Giản，1796-1867）、范富庶（Phạm Phú Thứ，1821-1882）等人出使法國與西班牙的歷程和結果上。[2]近十多年來，因為阮友山（Nguyễn Hữu Sơn）陸續編輯、出版《越南遊記

[1] 相關篇目甚多，可參考〔越〕阮黃燕：《1849-1877 年間越南燕行錄之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1）中之〈附錄四：越南燕行錄相關研究論著目錄（越南文）〉、〈附錄五：越南燕行錄相關研究論著目錄（中文及西文）〉，頁 251-265、267-276。

[2] 相關研究如〔越〕楊忠國（Dương Trung Quốc）等人：《二十一世紀望向歷史人物潘清簡》（*Thế Kỷ XXI Nhìn về Nhân Vật Lịch Sử Phan Thanh Giản*，胡志明市：西貢文化出版社，2006）。〔越〕少平（Thiếu Bình）：

——南風雜誌（1917-1934）》（2007）、《范瓊：遊記選集》（2013）、《《知新》雜誌上的遊記精華》（2021）、《20 世紀上半葉越南海島遊記》（2022），[3]使得遊記研究成長不少，尤其是越文版《南風雜誌》上將近 70 篇遊記更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4]與本文較相關者為阮友山〈由越南人書寫關於法國的遊記，以及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的越法關係〉這篇文章，但他是以范瓊《法遊行程日記》與《遊巴黎城略述》兩部作品為例，討論范瓊所觀察與感受到的越法之間的文化差距，以及他對此文化落差的省思。阮友山認為范瓊雖然服膺於法國文明，承認法越雙方是一種從屬的關係，越南應該學習法國的政治、文化及科技。不過，范瓊也了解到越南民族的缺點和限制，並非盲目照搬或單向地接受整套法國文化。因此，他雖重視法國文化，卻也呼籲保存或維持越南民族的語言與精神文化。[5]雖然阮友山並未處理啟定君臣旅法書寫，但他對范瓊旅法書寫的討論，可以做為本文後續分析的參考。

〈讀范富恕的《西行日記》〉（" Đọc *Tây Hành Nhật Ký* của Phạm Phú Thứ "），《昔和今》（*Xưa và Nay*），第 266 期（2006），頁 28-29。〔越〕阮黃伸（Nguyễn Hoàng Thân）：《范富庶及其《蔗園別錄》》（*Phạm Phú Thứ với Giá Viên Toàn Tập*，河內：文學出版社，2011）。〔越〕阮黃伸、楊氏香（Dương Thị Thơm）：〈范富庶及其西行歷程——以《西浮詩錄》為例〉（"Chuyến đi Sứ Phương Tây (1863 -1864) của Phạm Phú Thứ qua Tập Thơ *Tây Phù Thi Lục*"），《峴港經濟社會發展》（*Tạp Chí Phát triển Kinh Tế - Xã Hội Đà Nẵng*）第 27 期（2012），頁 59-64。

[3] 〔越〕阮友山（Nguyễn Hữu Sơn）：《越南遊記──南風雜誌（1917-1934）》（*Du Ký Việt Nam：Tạp Chí Nam Phong (1917 -1934)*，胡志明市：青年出版社，2007）。《《知新》雜誌上的遊記精華 1941-1945》（*Tinh Hoa Du Ký trên Tri Tân Tạp Chí (1941-1945)*，胡志明市：青年出版社，2021）。《20 世紀上半葉越南海島遊記》（*Du Ký các Vùng Biển Đảo Việt Nam Nửa đầu Thế Kỷ XX*，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

[4] 〔越〕黃永福（Huỳnh Vĩnh Phúc）：《從「儒學」到「現代」：越南的新文學／文化運動及其與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的關係——以《南風雜誌》及其主編范瓊（Phạm Quỳnh）為中心的討論》（上海：上海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2011）。〔越〕潘氏明（Phan Thị Minh）：《《南風雜誌》上遊記體裁之特點》（"Đặc Trưng của Thể Tài Du Ký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榮市：榮市大學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越〕武香江（Vũ Hương Giang）：《《南風雜誌》（1917-1934）遊記之語言藝術研究》（"Ngôn Ngữ Nghệ Thuật của Thể Du Ký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 (1917-1934)*"，太原：太原師範大學越文系碩士論文，2013）。〔越〕黎元龍（Lê Nguyên Long）：〈旅行與民族形象：從《南風雜誌》主筆的遊記來看國家（形象）投射〉（"Du Hành và Ảnh Tượng Dân Tộc: Dự Án Quốc Gia qua Thể Tài Du Kí của Chủ Bút *Nam Phong Tạp Chí*"），《文學研究》（*Nghiên Cứu Văn Học*），2017 年第 7 期，頁 14-27。〔越〕陳氏愛兒（Trần Thị Ái Nhi）：〈范瓊與《南風雜誌》上的遊記文學〉（"Phạm Quỳnh với Thể Tài Du Ký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文學研究》（*Nghiên Cứu Văn Học*），2017 年第 7 期，頁 28-40。

[5] 詳見〔越〕阮友山（Nguyễn Hữu Sơn）：〈由越南人書寫關於法國的遊記，以及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的越法關係〉（"Du Ký của Người Việt Nam Viết về Các Nước và Những đóng Góp vào Quá Trình Hiện Đại Hóa Văn Xuôi Tiếng Việt Giai Đoạn Thế Kỷ XIX –Đầu Thế Kỷ XX"），收錄於段黎江（Đoàn Lê Giang）主編：《從比較的視角看東亞近文學》（*Văn Học Cận Đại Đông Á Từ Góc Nhìn So Sánh*，胡志明市：胡志明市綜合出版社，2011），頁 632-645。



圖 1　啟定皇帝像[6]



圖 2　范瓊像[7]

目前關於啟定的研究成果並不多見，大多是人物逸聞或啟定陵墓的短篇介紹，尚未有針對啟定君臣的旅法書寫展開討論者，也未有研究者運用這批漢文資料。雖然如此，相關研究仍然有可資參考者，例如武香安（Võ Hương An）所著《啟定皇帝：圖像與事件（1916-1925）》，此書運用大量的照片或圖像來介紹啟定短暫的皇帝生涯，其中也包括一批存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啟定訪法的照片，有助於增進我們在圖像上對於啟定訪法的認識。[8]又如阮氏雕（Nguyễn Thị Điểu）〈儀式、權力和盛會：越南君主制中的法國儀式政治〉一文討論法國殖民統治對越南傳統儀式和權力結構的影響。他以同慶（Đồng Khánh，1864-1889，1885-1889 在位）、啟定、保大等阮朝君王為例，說明他們在法殖民之下如何面對或接受

[6] 引自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L'Indochine Française I Annam*（《法屬印度支那．第一卷．安南》）, Hanoi: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1919, p.3.

[7] 范瓊照片引自〔法〕范氏琓（Phạm Thị Hoàn）:《紀念范瓊（1892～1992）誕辰一百週年：選集與遺稿》（*Kỷ Niệm 100 Năm Ngày Sinh Phạm Quỳnh (1892~1992), Tuyển Tập và Di Cảo*, Paris: An Tiêm, 1992），書前所附照片。另有范瓊於 1922 年在巴黎留影照片，考量版權因素，請至「Pham Ton's Blog」參閱，筆者按：Phạm Tôn 為范瓊外孫 Tôn Thất Thành 尊室誠之筆名，他長年致力於保存、整理與外祖父范瓊相關的珍貴史料與檔案，並透過部落格 Pham Ton's Blog 積極介紹范瓊的生平成熟及其家族後人的事蹟。網址：https://phamquynh.wordpress.com/2013/05/31/tam-ly-ngay-t%E1%BA%BFt-ph%E1%BA%A1m-qu%E1%BB%B3nh/，檢索時間：2024 年 11 月 10 日。

[8] 〔越〕武香安（Võ Hương An）:《啟定皇帝：圖像與事件（1916-1925）》（*Vua Khải Định: Hình ảnh và Sự kiện (1916 - 1925)*，河內：文化及文藝出版社，2016）。根據作者於序言中的介紹可知（頁 15），該書圖像大多來自於阮晉祿（Nguyễn Tấn Lộc）和吳文德（Ngô Văn Đức）兩位先生所提供的珍貴資料（少部分來自來法屬印度支那時期的報刊或研究成果，啟定西行部分則運用法國國家館館藏圖檔）。筆者追蹤阮晉祿的個人網站上關於啟定的資料（http://nguyentl.free.fr/html/cadre_sommaire_fr.htm），的確是由在法國的吳文德所提供，並宣稱：「您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這些照片，因為它們是家庭相簿的一部分。」（原文："Vous ne trouverez ces photos nulle part car elles font partie d'un album de famille."）大概是這個原因，武香安未列出另外可以找到這些資料的來源或典藏機構。經由筆者進一步追索發現，吳文德所提供的照片亦可以法國一些圖書館和博物館資料庫中尋獲。

這些儀式的改變，其中啟定便模仿法國國慶日，訂定「興國慶念」（即建國紀念日），並大肆修建宮殿和陵寢。作者觀察到這些君王雖然想透過慶典和儀式活動，試圖重新團結王朝臣民，展示帝國的榮耀，卻反而削弱了天子的神聖性鬆動原本的統治基礎。不過，後繼的越南人卻也巧妙地運用這些融入西方文化的慶典及儀式，為越南的獨立爭取各種機會。[9]這將有助於筆者進一步解讀啟定在多種慶典和儀式中的形象塑造，及其權力展現之意涵。

透過上述研究回顧，目前學界尚未關注到的啟定君臣旅法書寫，實寓有多層意涵可供解讀。因此，本文將聚焦於啟定君臣出訪法國所留下之記錄，首先介紹啟定「御駕如西」之行程，以及相關記錄和書寫；其次觀察啟定君臣旅法書寫逸出對法國忠誠順服之外的異音，接著透過啟定君臣在訪法途中對於文化、科技、軍事，乃至於越人處境的各項省思，來討論啟定等人在西方知識權力架構、文明象徵與殖民處境下，不同層次的體驗與態度，以及有別於官方宣傳的啟定形象，進一步分析當越南在被納入現化代世界圖景時，他們的自我認同與家國想像。

二、啟定「御駕如西」之相關記錄和報導，及其行程略述

誠如上文所述，目前學者對於啟定皇帝 1922 年「御駕如西」之相關記錄和報導，尚未有較整體性的整理和討論，筆者先於此節介紹與啟定「御駕如西」有關之作品和報導。首先，是阮朝朝廷所刊印發行的官方資料，啟定此次出訪法國共催生兩部作品，一是由隨同出訪的阮高標（Nguyễn Cao Tiêu，1887-?）所撰之《御駕如西記》（*Ngự Giá Như Tây Ký*），該書共分四卷，記錄啟定出發至法國前的準備工作、訪法行程，及其與之互動的人事物。此書宛如隨行攝影機一般，近距離觀看／記錄著啟定言行舉動，再轉譯成文字，呈現於讀者面前。因此，《御駕如西記》可說是了解啟定西行始末及過程最重要的官方資料。[10]一是《御製如西詩集》（*Ngự Chế Như Tây Thi Tập*），共收錄了 60 首關於啟定出訪法國時的詩作，全為七言，其中絕句 49 首，律詩 11 首。詩作除了紀行詠景之外，亦有不少詠

[9] 〔美〕阮氏雕（Nguyễn Thị Điểu）: “Ritual, Power, and Pageantry French Ritual Politics in Monarchical Vietnam”,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39:4(2016), pp.717-748。關於啟定的討論見頁 734-740。

[10]〔越〕阮高標撰，范峘（Phạm Hoàn，生卒年不詳）、黃有梡（Hoàng Hữu Hoàn，1869-?）閱：《御駕如西記》，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藏中圻承天（順化）得立印館 1922 年刻印本，館藏編號：VHv.31。書中單行大字為正文，記錄各行程之起迄時間、舉行地點、活動內容、與啟定互動之人物，以及為文者之感想或論述之內容；時有雙行小字註解名物制度、人物職稱、歷史沿革、距離遠近、相對位置。若遇西文人名、地名，則會加註原文，相關書影詳見圖 3-5。《御駕如西記》後由得立印館翻譯為越文（筆者按：該書書前所附之出版說明並未明確交待為何人所譯），並於 1923 年出版（無版權頁，僅封面上有「1923」字樣），相關書影詳見圖 6-7。

史、感懷之作，以抒發作者對於各國景物、人事滄桑、歷史動盪、國家興亡之感。[11]《御駕如西記》與《御製如西詩集》雖然有可能不是由啟定親自著作或完全編寫，但作為阮朝官方正式刊印且頒布的「御製」之作，[12]仍極大化展現阮朝所欲傳達給外界，啟定此次「御駕」訪法的成果和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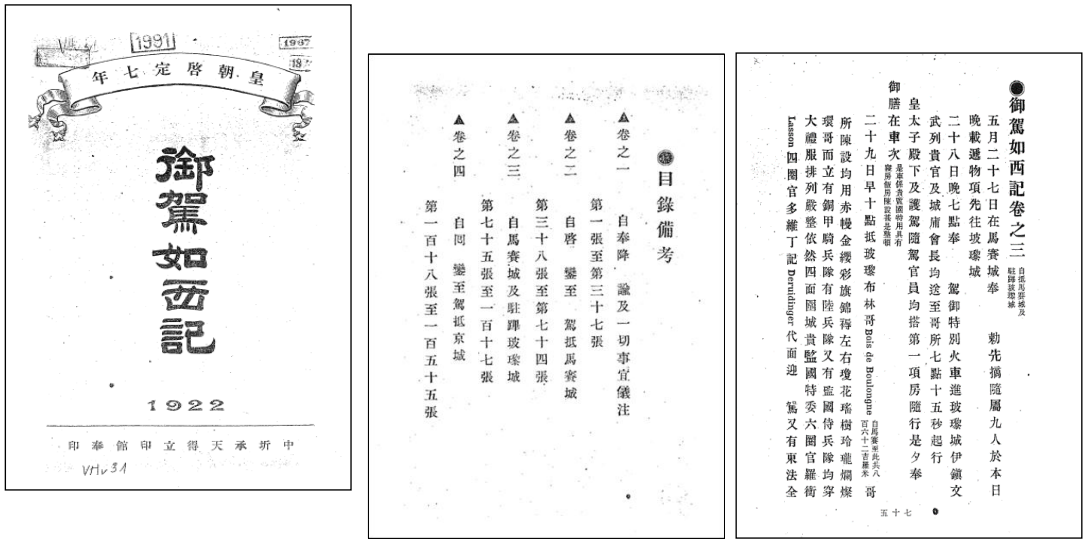


圖 3-5 《御駕如西記》封面、目錄及卷三書影（由左至右）

[11] 詳見〔越〕不著撰者：《御製如西詩集》，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藏中圻承天（順化）得立印館刻印本，館藏編號：VHb.2。封面及目錄頁上之書題均作「御製如西詩集」，版心上之書題則作「御駕如西御製詩集」，未註明作者及刻印出版時間。「御製」一詞可能指啟定親製詩作，亦可能是其臣子奉啟定之命代筆，筆者推測由他人代筆的可能性較高。從學部於「啟定捌年肆月貳拾日」加印《御駕如西記》之公告所述：「仍有《御駕如西詩集》，現當注釋，俟成，另交顧印」的記錄來看，至少可以確定啟定 8 年（1923）農曆 4 月 20 日（陽曆 6 月 4 日）之前，《御駕如西詩集》仍在編輯階段，尚未出版。不過，此詩集並無越文版。《御駕如西詩集》中之詩題及詩句為單行大字，每首詩作之下，均有字體略小之單行小字，用以說明撰詩緣由、參訪過程，或是補充相關背景知識或脈絡，相關書影詳見圖 8-9。

[12] 內閣奉啟定之命：「由學部籌雇印行倣一百卷，以便頒給中外諸衙各一卷，俾得咸知皇上駕外國之隆重事體。」〔越〕阮高標撰：《御駕如西記》，同註 11，頁 2。由此可知此書的傳播脈絡和受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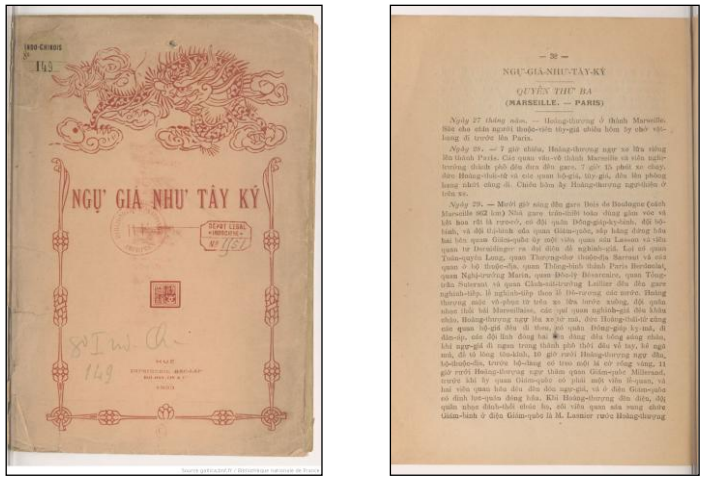


圖 6-7 《御駕如西記》越文版封面及卷三書影（由左至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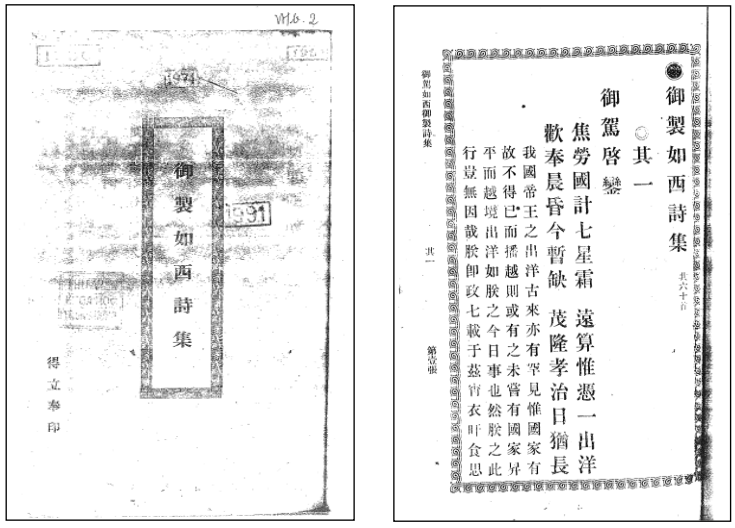


圖 8-9 《御製如西詩集》書影（由左至右）

其次，漢、越文版《南風雜誌》上與啟定如西行程有關的報導，漢文版《南風雜誌》上刊載了〈御駕如西行程略述〉、〈御製祝詞〉、〈御製祝詞在玻黎城社廳〉、〈恭賀　御駕回鑾〉、〈御駕如西總述〉等五篇文章。〈御駕如西行程略述〉著重描述啟定從京城順化至西貢之歷程，至於西行海程及抵法後之行程則敘述較簡，[13]兩篇〈御製祝詞〉則是記錄了啟定會見法國總統和國會議長時所致之詞，[14]〈御駕如西總述〉則著重於啟定自西貢

[13] 〔越〕不著撰者：〈御駕如西行程略述〉，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61 期（1922），頁 17-26。
[14] 〔越〕不著撰者：〈御製祝詞〉，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61 期（1922），頁 27-28。不著撰者：〈御製祝

到法國，及從法國返回越南的行程，[15]〈恭賀　御駕回鑾〉則總結啟定這次出訪法國的歷史意義。[16]至於越文版《南風雜誌》則有“Ngự Giá sang Đại Pháp”（〈御駕至大法〉）、“Ngự Giá Âu Du Tổng Thuật”（〈御駕歐遊總述〉）等兩篇文章，與漢文版〈御駕如西行程略述〉、〈御駕如西總述〉互為翻譯之作。[17]

啟定訪法時法國媒體亦有報導，例如法國最具影響力的插圖雜誌之一《畫報》（*L'Illustration*）於第 4138 期（1922 年 6 月 24 日）於封面放上啟定於朝廷辦公照片，並介紹啟定訪法之情形，如 Porthos 號抵法後，由法國殖民部長沙露[18]（Albert Sarraut，1872-1962）於船舷上迎接啟定，越南官員亦穿著傳統服飾等待啟定的到來，室內照片則是啟定帝及永瑞太子與沙露等法國政要的合影（如圖 10-11）。[19]《法國小日報》（*Le Petit Journal*）則在啟定即將抵達法國前，以星期日增刊插圖版（Illustré）〈眾神之子踏上旅途〉（“Un fils des Dieux en voyage”）一文來介紹法越兩國互動的歷史淵源、啟定對於傳統的堅守與西方文明的適應，以及他此次訪法的行程（圖 12）；封底則以〈在遠東的魔力〉（“Dans la magie de l’Extrême-Orient”）圖片作結（圖 13）。[20]啟定抵達巴黎後，《法國小日報》亦加以介紹。[21]目前仍有不少相關報導尚待整理和挖掘。上述各類作品和報導共同組成關係綿密又可資對照之書寫網絡，亦是阮朝啟定皇帝權力展現和形象塑造不斷運作與交織的符號網絡，同時又牽涉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如何互動的複雜議題。究竟啟定自身所欲展現的形象為何，以及殖民者／觀者／讀者如何看待啟定，其間的異同和差距將是饒富興味的議題。限

詞在玻黎城社廳〉，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62 期（1922），頁 53-55。

15 〔越〕阮伯卓：〈御駕如西總述〉，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63 期（1922），頁 79-86。

16 〔越〕南風：〈恭賀　御駕回鑾〉，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63 期（1922），頁 57-58。

17 〔越〕機密院（Cơ Mật Viện）：〈御駕至大法〉（“Ngự Giá sang Đại Pháp”），越文版《南風雜誌》第 57 期（1922），頁 239-243。〔越〕NP（筆者按：即「南風」之縮寫）：〈御駕歐遊總述〉（“Ngự Giá Âu Du Tổng Thuật”），越文版《南風雜誌》第 62 期（1922），頁 144-148。兩篇文章均略早於漢文版上的文章發表，但目前尚不能就此斷定漢文版是譯自越文版。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機密院」是阮朝朝廷之機構名稱，類等於中國清代朝廷的軍機處，該院發布之命令、公告之訊息當以漢文為主。而〈御駕歐遊總述〉之作者阮伯卓（Nguyễn Bá Trác，1881-1945），曾為《南風雜誌》漢文版主筆，此時被阮朝機密院暫派為鴻臚寺卿，以漢文為主要發表的文字亦是合理。若順此推測，漢文版可能早於越文版，但不知為何會有發表時間上的差異，還需要進一步考察，暫誌於此，以待來日查考。

18 沙露曾兩度擔任法屬印度支那總督（1911.11-1914.1、1917.1-1919.5），對於越南情勢和阮朝朝廷內部人事極為熟悉，啟定訪法時，他正好是殖民地部長，因此由他來迎接啟定是最適合不過的人選。日後沙露曾兩度短暫擔任法國總理（1933.10.26-1933.11.26、1936.1.24-1936.6.4）。

19 “L'arrivée de l'empereur d'Annam à Marseille”, *L'Illustration* 4138(1922.6.24），圖片來源網址：https://www.lillustration.com/（須付費登入），檢索時間：2024 年 12 月 10 日。

20 “Un fils des Dieux en voyage”, “Dans la magie de l’Extrême-Orient”, *Le Petit Journal ・Illustré*(1922.6.18), p.204, 210. 圖片來源網址：https://gallica.bnf.fr/，檢索時間：2024 年 10 月 16 日。

21 詳見“L'Empereur d'Annam à Paris”, *Le Petit Journal* (1922.6.25), 網址：https://gallica.bnf.fr/，檢索時間：2024 年 10 月 16 日。

於篇幅，本文先以《御駕如西記》、《御製如西詩集》及《南風雜誌》等越方相關記錄為主，法方檔案和報導的解讀筆者將另文處理。





圖 10-11 *L'Illustration* 關於啟定抵達法國的報導





圖 12-13 *Le Petit journal illustré* 關於啟定在順化生活的報導

在此同時，筆者亦就啟定此次西行之旅再做一些時間與空間上的介紹。《御駕如西記》分為四卷，卷一內容為「自奉降諭及一切事宜儀注」，皇帝於啟定 7 年農曆 2 月 15 日（1922 年 3 月 13 日）降諭，宣告正式啟動西行之旅。諭中歷訴越、法兩國外交互動，和越南後來受法國「保護」（即殖民）之過程，以及此次出訪之目的和意義。卷中同時述及宮中各單位在啟定出訪前的準備工作，例如選定陪同出訪人員和物品、儀節之安排。卷二內容為「自啟鑾至駕抵馬賽城」，描述 1922 年 5 月 20 日啟定出宮至沱灢（今峴港）搭

船，而後一路南行至西貢（含胡志明市），再搭船航行至法國馬賽的過程，啟定於 1922 年 6 月 21 日下午三點抵達馬賽港。卷三內容為「自馬賽城及駐蹕玻璨城」（筆者按：玻璨即為巴黎），時間自 1922 年 6 月 22 日至 8 月 5 日，是啟定西行旅程中最重要的部分，記錄了他在法國尤其是在巴黎的詳細行程，其中法越雙方有多場政治活動，啟定也會見了多名法國政要，並觀覽巴黎與法國各處名勝。卷四內容為「自回鑾至駕抵京城」，記錄了啟定自 1922 年 8 月 6 日離開巴黎後返回順化的行程。本卷亦可再細分為啟定在法國國內的活動（8 月 6-11 日），以及離開法國後的海上航程。在這段時間裡啟定最重要的官方行程是至馬賽出席殖民地博覽會（8 月 10 日），然隔天便自馬賽港啟程返越，後於 1922 年 9 月 10 日抵達順化。

為方便讀者了解啟定此次如西之行的軌跡，筆者以《御駕如西記》後三卷所列地點或位置為基礎，並藉助地理資訊系統（GIS），將此三段旅程視覺化呈現，共計 95 個地點，地點可能是大範圍的地理空間，也可能是有明確指涉的具體位置，地點重複出現者原則上不累計[22]：（1）啟定於順化啟程後至法國馬賽之行跡，此段行程除越南境內，其他多為海上行程[23]（如附錄圖 1）；（2）啟定從馬賽至巴黎，及其在巴黎活動之行跡[24]（如附錄圖 2 及圖 3）；（3）啟定自巴黎啟程返國之行跡，除了法國及越南境內，其他亦多為海上行程[25]（如附錄圖 4）。

---

[22] 筆者在此進一步說明相關空間或位置的標示方法，除了採用啟定君臣在作品中明確提及之地理或人文空間／位置，也會參酌啟定至該地點時所產生的空間意義，例如啟定在巴黎的行程裡許多位置或地點相隔不遠，但在每個空間可能進行不同的儀式或活動，為啟定帶來不同的空間意涵，若此，筆者將會把該地點獨立列出。當行程記錄模糊（如海上航行），或因線索不足、建物已拆除而無法確認其現址時，該地點將僅標註於所屬的城市層級，例如啟定至凡爾登或里昂，在短時間內觀覽諸多地點，則不一一標示。除了標示空間或地點名稱外，筆者也會在該地名之後加註編號，以便指稱相關行程位置。筆者未來亦將針對啟定西行時之空間意涵和感受進行討論。

[23] 此段行程相關地點如下（括號內數字為順序）：順化皇城（1）、順化火車站（2）、Nước Ngọt 火車站（3）、廣南督理府（4）、頭頓（5）、白藤碼頭（6）、全權府（7）、胡志明市堤岸（8）、統督府（9）、英國總領事館（10）、統督府（11）、白藤碼頭（12）、芹蔭（13）、崑崙島（14）、馬來西亞海（15）、新加坡（16）、馬六甲（17）、檳城（18）、檳城極樂寺（19）、印度洋（20）、斯里蘭卡（21）、可倫坡（22）、拉维尼亞山飯店（23）、科摩林角（24）、拉克沙群島及馬爾地夫（25）、阿拉伯海（26）、索科特拉島（27）、亞丁灣（28）、吉布地（29）、曼德海峽（30）、紅海（31）、朱巴爾島（32）、蘇伊士運河（33）、賽德港（34）、克里特島（35）、墨西拿海峽（36）、斯通波利島（37）、第勒尼安海（38）、巴斯蒂亞（39）、利古里亞海（40）、土倫（41）、利翁灣（42）。

[24] 此段行程相關地點如下：馬賽港（43）、馬賽城（44）、布洛涅火車站 （45）、法國殖民地部（46）、巴黎凱旋門（47）、巴黎市政廳（48）、布洛涅林苑（49）、隆尚賽馬場（50）、巴黎歌劇院（51）、諾讓越南義士祠（52）、Le Pré Catelan 餐廳（53）、愛麗舍宮（54）、愛德華七世劇院（55）、布爾多奈（57）、布盧瓦-香波站（58）、舍農索（59）、羅浮宮（60）、法國地理學會（61）、協和廣場（62）、凡爾賽宮（63）、盧森堡博物館（64）、東法保助學會（65）、巴黎東站（66）、馬恩河（67）、凡爾登（68）、拉法葉百貨公司（69）。

[25] 此段行程相關地點如下：里昂車站（70）、里昂總站飯店（71）、里昂大展覽館（72）、馬賽城（73）、

三、在忠誠順服之外：啟定旅法相關書寫中的異音

1922 年 6 月 21 日，在海上航行將近一個月，歷經重洋的啟定君臣一行人在即將抵達法國之前，發了一封無線電報給當時的殖民地部長沙露，大意是說「於海光天朗中，望見輕清空氣，知行程將抵貴國，祈貴職代為寡人表明此行將為上國之來賓，心中無限欣慰。蓋寡人此行原為越南國民表白其許久忠誠恩厚之感情，並表白其寡人對於上國之欽慕心也。」[26]在啟定充滿歡欣情緒的電報中，一個天朗氣清、無限美好的法國躍然紙上，表達了他對法國的無盡忠誠及渴慕之情。[27]這段話或許有著外交辭令上的考慮，但阮朝官方選擇在《南風雜誌》上披露這樣的文字，多少得考慮到這段話所寓含的意涵，或是後續可能引發的政治效應，但在殖民母國之前，啟定朝廷似乎沒有太多可以選擇的餘地。

其實，這樣的態度早在啟定出國之前就已定調，對於啟定朝廷來說，這次出訪法國，有著「法越提攜，邦交永固」[28]的歷史性意義。啟定更進一步在出發前所頒布的諭旨中提到此次訪法的目的，其云：

> 朕擬駕御法國，致賀武成，且以申法、南兩國百餘年來，提攜交好，最密切、最親愛之真情，又親謁貴監國國長，並在朝諸大臣、哲學諸名士，且因感謝貴國嗣來所施措、所建設在我國之偉大功業，又親覩貴國文明才智諸格式將傳播於我南者。又親覽近日諸陣線，憑弔貴國為國忘軀諸義士陵墓，又親就我國之死陣軍士墓地，而於此墓前，朕將燃一柱香以安慰我國義士諸靈魂，既然為朕效忠，而馬鬣封山，千年長寄，托於斯土。[29]

啟定此次出訪法國，一是祝賀法國於歐戰中獲勝，當時歐戰結束未久，各國尚處餘續之中，

利翁灣（74）、墨西拿（75）、賽普勒斯（76）、貝魯特（77）、賽德港（78）、蘇伊士運河（79）、紅海（80）、吉布（81）、索科特拉島（82）、印度洋（83）、可倫坡（84）、蘇門答臘外海（85）、馬六甲海峽（86）、喬治市（87）、新加坡（88）、泰國灣（89）、頭頓（90）、牛江（91）、統督府（92）、順化火車站（93）、太和殿（94）、世廟（95）。

[26] 〔越〕阮伯卓：〈御駕如西總述〉，頁 80。

[27] 然而，有意思的是啟定君臣在海上望見的晴朗天氣和清新空氣，卻在他們抵達馬賽之後，另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在《御製如西詩集》第 27 首〈船抵馬賽〉寫到：「歷盡遙遙七萬程，斜暉已見馬關城。帆檣舸艦迷津下，村落烏煙滿塞橫。」下有小字註云：「此海程登陸之第一省城也，省名馬賽。其津次洋船湊集，陸地滿布庸店，人民稠密，亦一都會。但多用炭煤機器，煙氣長薰，致清雅風光之景色，變化朦朧，真可惜也。」（引文中底線為筆者所劃）見頁 40。啟定君臣看到馬賽變成煙塵瀰漫，失其清雅的迷津大城，想必內心也是五味雜陳的。而這個例子恰好提醒我們在啟定此行於不同文本之間，可能會產生意義上的差距，或是在主旋律之外的異音。

[28] 〔越〕不著撰者：《御製如西詩集》，同註 12，頁 57。

[29] 〔越〕阮高標撰：《御駕如西記》，同註 11，頁 10。

越南亦派兵助法，此時越南賀勝有其外交上的意義。二是維繫法、越兩國情誼，啟定這次出訪法國，距離先祖嘉隆帝阮福映（Nguyễn Phúc Ánh，1762-1820）之子阮福景（Nguyễn Phúc Cảnh，1780-1801）至法國求援已逾百年，這也是為何啟定會說兩國互動已有「百餘年來」的原因。[30]但這百年來，越南歷經禁教、抗法，兩國關係屢有起伏。法國殖民越南之後，靈活運用兩手策略，一方面保留君主和官僚制度以便實現間接控制廣大鄉村，並防止動亂以鞏固統治的目的，另一方面卻也逐步縮減阮朝君主的政治實權，1925 年之後，阮朝更成為沒有任何權力的空殼。[31]「法越提攜」便是法方殖民策略的具體表現，但啟定也藉此機會試圖爭取更多與法方的合作，因此他拜會多位法國政要。三是憑弔歐戰中喪生之法、越兩國軍士，尤其是遠隔千里，魂斷他鄉的越南同胞。另外是藉機觀覽法國人文滙萃之名勝古蹟，同時體驗法國及巴黎各種現代性的、流行的文明。可以看出啟定此次西行的多重目的，尤其是創造歷史新頁的熱切期盼——成為越南史上首位出訪外國之君王。

就政治層面來看，「法越提攜」是法越兩方互動的基礎，但一方為殖民者，另一方為被殖民者，在先天狀態和條件的極大差異之下，展現忠誠與順服似乎是被殖民者的必然。1922 年 6 月 26 日晚間，啟定此行最重要的一場公開活動，就是法國總統亞歷山大・米勒蘭（Alexandre Millerand，1859-1943）設宴邀請啟定皇帝，兩人都有公開致詞。米勒蘭總統致詞首先感謝啟定遠道而來，以及越南軍士在歐戰中的協助，接著陳說法國的殖民政策，其云：

> 忝國遵國史遺傳之目的，每以公平及保全之義務，而對付於他人之寄命於我者。

---

[30] 當時阮福映請求法國天主教傳教士百多祿（Bá Đa Lộc，法文為 Pigneau de Béhaine，1741-1799）於 1784 年冬攜其長子阮福景出使法國，並代表阮福映與法國政府簽訂《法越凡爾賽條約》，希望能藉以得到法國的援助，重回嘉定（今胡志明市）抗擊西山軍。他們一行人約在 1787 年 5 月抵達巴黎，12 月 8 日離開巴黎。此事後有插曲，阮福景到法國宮廷時曾引起不小的騷動，法女王甚至為他裝扮，並派人畫下他的肖像，這一肖像之後存藏於巴黎天主教外方傳教會（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M.E.P.）之中，後來反而成為抵達巴黎之越南士人所憑弔的遺跡之一。關於阮福景王子出訪及返國後事蹟，詳見〔美〕陳美雲（Trần-mỹ-Vân）：*A Vietnamese Royal Exile in Japan: Prince Cường Để (1882-1951)*，New York：Routledge, 2005），pp.12-16.啟定此次訪法亦有憑弔阮福景王子畫像，但他並不是在巴黎天主教外方傳教會見到這幅畫（未有他至此地之記錄）。反而是在 1922 年 7 月 10 日，啟定參訪巴黎「萬國地輿會所」（即巴黎地理學會）時看到這幅畫，其云（雙行小字）：「所備貯全球地圖書畫，中有留守東宮英睿皇太子真像，並悲柔郡公百多祿畫影，及舊和約諸本。」（引文中底線為筆者所劃），引自〔越〕阮高標撰：《御駕如西記》，同註 11，頁 103。不知此畫與巴黎天主教外方傳教會所藏者關係為何，究係誰是原件，誰是複本，或有何種關係，有待日後查考，筆者暫誌於此。

[31]〔法〕阮世英（Nguyễn Thế Anh）：“The Vietnamese Monarchy under French Colonial Rule 1884-1945”, *Modern Asian Studies*, 19:1 (1985), pp.147-162.並可參見〔美〕克里斯多佛・高夏（Christopher Goscha）著，譚天譯：《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頁 140-150，作者在此討論到法殖民者如何選擇運用不同的策略和手段來達到治理的目的。

> 故嗣來所施措於各屬地，或保護各國之政策，已有一定，此乃自由之政策，惟敬守各國之典禮、之尊教、之風俗，而開其精神倫理及盛強生活，俾得全其同心協力之主義。凡隸於三色旗下者，無非此政策之光影所炤射，而此政策已於我法南兩國，結得一相親相愛之效果，其值價不誠顯然可證耶？……至若忝國之南來保護，其主意在於維持保守，使內外寧帖，以安享太平興盛之福，而且開通道路、增立學堂病院。總而言之，則只願將忝國之見識、之勢力，而助此南人，使我兩國得以共同益利，此貴國民亦所稔知也。[32]

米勒蘭這段話頗有向啟定重申法方之殖民立場的意味，即法方在不違背法方利益的前提下，將會因應各屬地或保護國的狀態來調整，俾使法國與各被殖民者「同心協力」。但實際狀況並非全然如此，揆諸法國的殖民政策，大抵在「同化」（assimilation）與「協同」（association，或譯為「聯合／結合」）之間擺盪，而多偏向於同化。同化是要把法國文化強加於各殖民地，並不尊重當地原有文化，極易與殖民地產生各種摩擦和衝突；後者則會考慮殖民地的制度和習慣，達到部分的妥協與合作。而「協同」一詞即是越語中的「提攜」（đề huề）之意。「協同」或「提攜」是曾經兩次擔任印度支那總督，後來成為殖民地部部長的沙露所出提來希望促進法越雙方合作的政策，曾吸引不少越南知識分子轉而與法殖民政府合作，就連反法殖民運動領袖潘佩珠（Phan Boi Chau，1867-1940）也受其影響，提出〈法越提攜政見書〉，而引起軒然大波，導致反法運動陣營自亂陣腳。[33]但即便法國的殖民政策因沙露而顯得較為開明，我們仍不難看出籠罩在三色旗下的殖民陰影，法、越兩國再怎麼同心協力，雙方還是處於一種極不對等的狀態。

啟定在米勒蘭之後接著致詞，他首先表達他得以越南一國之君身分出訪法國的感謝，[34]其次感謝法政府對他就任皇帝的支持，[35]進而盛讚法方之殖民統治：

---

[32] 〔越〕阮高標撰：《御駕如西記》，同註 11，頁 89-90。

[33] 參見〔日〕白石昌也：《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東京：巖南堂書店，1993），頁 557-575。〔美〕克里斯多佛・高夏著、譚天譯：《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頁 172-183。

[34] 啟定云：「從來帝王出洋之事，考之敝國歷史渺無痕影。今日之日是寡人為大義越重洋，親履母國之大法國之紀元日也。貴國為寰球上最名價、最文明、最仁慈之一國，自來保護敝國，君若臣若士庶多蒙厚恩，故寡人今日得以代表舉國臣民，而披露其感謝之誠於貴國公會前。」〔越〕阮高標撰：《御駕如西記》，同註 11，頁 92。

[35] 啟定云：「寡人自得貴國尊立，入承大統以來，幸得貴國諸代表南來，恪遵貴庭尊旨，贊助寡人，與寡人同心合力，謀國民進步之前途，又思以寔行法越相親之政見，期底于完全以共享無窮之利。故近日貴國有事，敝國同民遵寡人諭旨，不辭艱阻，爭赴戰場，瀝仙龍滴滴鮮血為我世祖高皇帝少酬貴國贊助復國之前恩，且又冀其為敝國之君民鑄造將來幸福，以與亞東列強並峙。」〔越〕阮高標撰：《御駕如西記》，同前註，頁 93。

> 貴國數十年來所開化在敝國之事，則已得多數見識，人增其廣博聰之腦髓，而於生活動力日添一日，其恩澤何等寬厚，況又不止此也。體其性情而愛護之、利導之，此則貴國最高尚之保護政策，而敝國最欽佩之永遠鴻恩也。因是故當戰場之後，會球上各國大者小者爭相鬧動，思以達將來，或現在之希望，而在敝國則自上流以及下流皆能守常安靜，未嘗干犯非法之舉動。此無他，亦以敝國舊有之倫理，其印於腦筋胎骨中，無可換之一日也。況貴國之恩澤廣大，已素著名，則敝國將來之幸福，不妨徐俟其高明洞察以鑄造之，而無容急遽以取戾也。[36]

從上面這一段話，我們可以看出啟定對於法方的態度無比順服，他極力稱讚法殖民政策能明顯提升越南國力和人民的素質，說是「恩同再造」也不為過。啟定進一步認為是法國對越南的莫大恩情和越南人本身安靜守常的民族性，使得越南人安於被殖民的狀態。啟定接著竟然對米勒蘭等法國政要們說，越南的殖民治理只要維持現況即可，不必急於一時，這到底是想維持誰的利益，是法殖民者還是阮朝朝廷？實際上，越南國內外各種革命運動風起雲湧、不斷上演，並非如啟定所言那麼柔順安靜，所謂「不妨徐俟」、「無容急遽」等語正好反襯出當時的政治動盪現況。[37]法、阮雙方急於合謀共同演出一場政治和解秀，顯然無視於國內反對者的各種呼聲。而且，啟定此行也把他的兒子永瑞太子（即保大帝）帶到巴黎，使其接受法人教育。啟定上述這些言論簡直是自我麻醉且自我閹割之語，更顯法越雙方權力之不對等。啟定因此遭到越南愛國志士潘周楨（Phan Châu Trinh，1872-1926）、民族運動者胡志明（Hồ Chí Minh，1890-1969）等人的強烈批評。[38]

---

[36] 〔越〕阮高標撰：《御駕如西記》，同前註，頁 93-94。

[37] 此時在越南國內已形成有別於傳統士紳之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新一代反抗力量，透過激進的言論、組織化的政黨及群眾運動，對殖民體制和依附其上的封建王權進行挑戰或反抗。例如受過法式教育的激進思想家阮安寧（Nguyễn An Ninh，1900-1943），於 1923 年創辦了法文報紙《鐘聲報》（*La Cloche Fêlée*）。他以辛辣的言辭批評殖民政府，並號召越南青年覺醒，其演說與文章在年輕一代中產生了重要影響，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甚至於 1928 年組成祕密社團「青年希望黨」（Thanh niên Cao vọng Đảng）。詳見〔美〕William J. Duiker: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Vietnam, 1900-1941,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39-142.〔美〕Hue-Tam Ho Tai（譚可泰，或譯為胡泰慧心），*Radic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72-87.另外，高夏在《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之第五章〈殖民共和主義的反敗〉也提及阮安寧、越南國民黨（Việt Nam Quốc Dân Đảng）與胡志明等人及組織是如何逐漸走向激進抗法的道路，參見頁 185-214，與阮安寧有關的部分參見頁 194-198。

[38] 詳見〔越〕潘周楨著、〔加拿大〕永聘（Vĩnh Sính）編著與翻譯：*Phan Chau Trinh and His Political Writings,* (New York : Cornell University, 2009), pp.35-36. 筆者在此以潘周楨〈七條陳〉（"Thư thất điều"）為例，潘周楨於 1922 年 7 月 14 日（法國國慶日）用漢文寫下這篇作品寄予啟定（此時啟定仍在巴黎），同時也用法文發表在報刊上，在國慶日這天發表有助獲得曝光，爭取輿論關注。他指責啟定是「妄尊君

經由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啟定在公開場合表達了對於法方的謹慎恭順，這在很多人的眼裡簡直是到了諂媚而喪失國格和尊嚴的地步。但在法人強勢支配的隆重場合裡，身為被殖民者的阮朝和啟定，似乎只能透過行禮如儀的方式演出／宣示他們的效忠。有意思的是，在啟定君臣相關西行記錄裡，讓我們看到啟定君臣的不同姿態。啟定在稍早另一場重要的公開場合，在他同樣對巴黎市議會議長和官員表達了他對法國的景仰，他在盛讚法國的同時，也從法人與越南民族性的差異切入，呼籲殖民者可以如何對待越南，他說：

> 蓋寡人之亞東古俗，亦多有盡善盡美，而不當變改者。試觀嗣來大法之博士、上流諸名人南來保護，常以為南人之遵循古俗，其間亦有最深沉最溫和之好象，故其對於這古俗，不惟口頭稱羨，而又誠心敬愛，絕無有破壞之意者。列位名人本此廣大之心，故既為下國民族傳播文明新種子，而亦為下國民族保存文明舊精神，蓋只欲於古傳文明之基礎，增築現辰文明之樓臺，俾下國得以占領將來之名望。觀此則列名人之聰明、之廣博，最為高尚、最為諳曉情勢，善引下國以有調和，有秩序之進步，誠為下國民族及寡人所深敬服者。……亞東古書云：「有誠則有神」，是句也誠足以解決神道無窮之報應理想。蓋有誠敬之心，則神必護持而降福，此設教者之真理，使人知所從也。本國民族之對於上國列位名人，既誠且敬，寔亦奉之如神明者，則列位之洋洋然赫赫然，鑒臨乎其前，當亦默證虔誠、曲垂呵護，俾得咸孚福來禍去之祈願，而毋貽神羞焉。[39]

啟定的致詞內容維持一貫對法殖民者的敬服，甚至將其奉若「神明」。但他也明確到殖民治理是應留意彼此民族性的差異，他提醒法人既有尊重越南古俗之心，更應善加引導越人，讓越人既能保存原有的文明舊精神，也能學習到法方新的現代文明，就像神明會照顧向其虔誠祈求的信眾，否則就是沒做好神明的職責，徒貽「神羞」，用一種柔中帶剛的敘事方式，呼籲法人肩負起善待越南的責任。

有別於公開活動的致詞，我們也能在越南官方的文本世界裡，找到啟定君臣們不同的聲音和姿態，例如《御製如西詩集》第 32 首〈慰探貴監國殿下〉：「憂民歷險到歐天，交好身親第一番。共政朝廷王禮樂，隆儀如覩太平。」下有小字註云：「朕駕歇在尚書堂，貴法廷整備法駕，朕即幸貴監國面慰，相見甚歡。貴監國施禮隆接，備其慇懃，不以保護

權」、「濫行賞罰」、「妄崇拜跪」、「妄行奢侈」、「服飾之非制」、「遊樂之無度」、「此次遊法之暗昧」等七項罪狀的「昏君」，漢文原文詳見〔越〕潘周楨著：《潘周楨全集》（*Phan Châu Trinh Toàn Tập*）第 3 冊（峴港：峴港出版社，2005 年 3 月），頁 438-457。

39 不著撰者：〈御製祝詞在玻黎城社廳〉，同註 15，頁 54。

自居，迎送謙恭，如迎接列國帝王之禮，深可服也。」[40]又如同一主題系列之作第 34 首〈慰探貴監國殿下〉:「文明幾務重邦交，酬酢優情又一遭。桃李有心敦永好，不分彊弱是英豪。」下有小字註云：「朕以貴國偶有風塵之勞，熱忱宵旰，謀與同民盡心義務。幸而天佑貴國，武事告成。朕念邦交之義，航海而來，一以法越提攜、一以謀利國民、一以賀武事告成，則慰探貴廷及監國，合乎禮也。茲貴監國乃躬探朕，是文明優處，不得不表厚情而嘉之詠。」[41]在這兩首詩及說明文字裡，我們可以看到啟定強調法方對他接待之隆重慇懃，法國總統對他之恭謙有禮，不同於啟定在前述文本裡極盡輸誠的姿態，他企圖藉此把自己擺在一個與他國，尤其是殖民母國領袖對等的位置，甚至是備受禮遇的姿態。

這類情形又像是啟定受邀前往瓦朗賽城堡（Château de Valençay），受到當地巴陵尺郡公爵（姓名及生卒年不詳）[42]熱烈的接待，在《御製如西詩集・巴陵尺郡公爵邀接於私第》裡寫到：「迎駕恭謙豈客臣，盡誠執禮若朝君。五花奇炮連天爆，八寶嘉餚數日新。帝國隆前曾建績，民旗立後亦超倫。樓臺雲府休談美，且羨清高獨出塵。」這位公爵不僅恭謙執禮，更把啟定當成是自己的國君。詩後小字描述這位公爵接待啟定之各種準備，令啟定極為感動，因此他寫下：「伊郡公備接隆重，執盡臣禮如朝其君。夫當三色旗辰代，而有此超邁之舊名臣，恪循舊尚文明以歡迎朕，誠朕意想之所不到也。」[43]（上述引文中之底線為筆者所劃）令啟定出乎意料地的是，法國都已經到了民主時代，竟然還能感受他國公爵對自己宛如帝王般的敬重，無怪乎他會留下這難得的記錄。啟定除了透過這些書寫塑造出自己備受法國禮遇的政治形象，同時他也透過書寫來賦予相關活動更嚴肅的意涵，例如他曾在憑弔越南義士祠後，於移吉蘭大飯樓（Hotel Pré Catelan，現為米其林三星餐廳）宴請法國政要約 130 位。啟定認為這場宴會是「賓主合歡，今而後法越提攜，邦交永固，朕正與法政府羣賢共圖永遠之至計，而豈徒以杯盤酒食，為交涉上之虛文已哉！」[44]或許是顧慮外界對此事之觀感，啟定特別強調此次宴會在外交上的重要意義，有於助厚植兩國情誼，是外交工作裡不可或缺的一環。不過，這段話既沒有在可見度較高的《南風雜誌・御駕如西總述》這篇文章上披露，甚至連這個啟定少數作東宴請多位法國政要的重要行程也沒有被記錄，如此狀況頗令人玩味。

---

40 〔越〕不著撰者：《御製如西詩集》，同註 12，頁 44-45。

41 同前註，頁 47-48。

42 《御製如西詩集》中的「巴陵尺郡公爵」在《御駕如西記》中作「尾陵沙郡公爵」、「尾陵沙公爵」（Duc de Valençay），頁 98、101。從時間上來看，筆者推測應該是第六代的瓦郎賽公爵，即 Paul Louis Marie Archambault Boson de Talleyrand-Périgord（1867-1952），但仍待更多資料確認。

43 〔越〕不著撰者：《御製如西詩集》，同註 12，頁 47-48。

44 〔越〕不著撰者：《御製如西詩集・設宴在包提晡林園款待貴國政府列文武大員並原東法全權欽使統使諸大員》，頁 57。

四、從文化、科技、軍事，再到越人處境的省思

上一小節透過相關文本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啟定在極度忠誠順服之外，也呼籲法方應盡到善待越南的責任，並刻意營造出自身受到法方重視，甚至是地位平等的形象。這一節筆者將從啟定如西訪法之旅的見聞裡，觀察他對於法國和對自身的省思。前文提到潘周楨曾發表〈七條陳〉公開抨擊啟定無端訪法、勞民傷財，他認為啟定欲考察法國文明以改革阮朝國政，無疑是「以方柄而入圓孔」，一國是民主政體，一國是君權政體，兩者根本不合拍。而且他聽說啟定「在玻璼時，僅一臨鬥馬場，博得二百佛郎，他如大博古院、大學堂、大商館、大工藝館及法國文明畢聚之云云，未嘗一臨觀焉，以云考察，無有是處藉口。」[45]潘周楨質疑啟定此行根本沒有什麼觀摩學習的用心，甚至就連考察一處來當藉口都沒有。但或許是資訊上的落差，也或是維安上的考量，在潘周楨於法國國慶日 7 月 14 日發表之前，啟定已到過巴黎凱旋門、巴黎市政廳、布洛涅林苑、隆尚賽馬場、巴黎歌劇院、諾讓越南義士祠、Le Pré Catelan 餐廳、愛麗舍宮、愛德華七世劇院、布爾多奈、布盧瓦-香波站、舍農索、羅浮宮、法國地理學會等處。

其中不少地點是啟定因公務行程而至，但也有一些是潘周楨認為啟定此行應考察之處，例如他文中的「大博古院」，也就是舉世聞名的羅浮宮，《御駕如西記》介紹了羅浮宮之歷史、典藏空間和藏品類別。[46]《御製如西詩集》則有〈覽博古院〉、〈幸覽魯殿留傳諸器皿〉兩首詩，但這兩首詩側重點頗為不同，〈覽博古院〉：「闢麗鋪奇布滿樓，遍搜老器幾春秋。亦祇以異誠非富，好古工夫在敏求。」[47]羅浮宮古物經過長年累月搜集而來的，收藏這些古物的目的並非為了炫耀財富，而是因為它們的獨特性和歷史價值。作者認為真

---

[45] 〔越〕潘周楨著：《潘周楨全集》第 3 冊，同註 39，頁 450。

[46] 文中介紹云：「殿在城之中央，世界所推為第一大宮殿。築自一千二百四年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始成，乃前代法王之故宮，面積倣二十萬西方尺。殿方如日字形，中為園囿，花樹鮮美，有前代名人銅像及紀念臺，殿之右邊今用為戶部堂，餘則為博古院。上下分為三層，下貯上古中古及近代之雕刻，土石器物內有埃及及東土耳其前代舊器，頗甚精巧。二層為藏貯畫院筆彩，均極神妙，有埃及希臘古畫幅及一切歐州前代最著名諸畫本，有一幅價值至數兆佛郎者。又有一房全貯珠寶玩飾，內有一金剛石大如檳榔子，為世界第一寶鑽。又有俄皇所贈之法國輿圖一幅，用紋石製之，圖中之京城省府、山川疆域皆用五色玉嵌之，玲瓏瑩徹，望之不厭。上層為藏貯各項輪船院，院中設有各項小船式，以備考究，倣法有商船、戰船、魚雷艇、巡洋艦、潛行舟與江行之小木舟及棹楫、槳柁、繫舟繩、救溺器、炤海燈，並外國各項船式。中間有一大房，藏一切亞東諸珍寶古器如杯盤磁碗及各項木銅雕刻器皿，無所不有，遊覽至此，眼力誠有應接不暇者。」詳見〔越〕阮高標撰：《御駕如西記》，同註 11，頁 102-103。目前羅浮宮所有區域均為博物館功能，已無政府部門用途。羅浮宮之「園囿」處，現今為露天廣場和玻璃金字塔，於 20 世紀末新增。現今已無船舶模型展示，至於俄皇所贈之地圖有待確認。

[47] 詩下有小字註云：「院內陳設一切稀奇古怪諸器物，萬狀千般、無所不備，誠不知歷幾春秋之搜尋，乃能有此益。法人之為此、亦所以備後人考究之學，而非徒以誇富麗已，故不憚搜求，愈日愈出，所謂好古敏求，其亦斯之謂歟！」〔越〕不著撰者：《御製如西詩集》，同註 12，頁 58。

正的「好古」並不僅僅是欣賞古物的外在，更重要的是要透過勤勉的學習和研究，深入了解古代文化，這才是「好古」的真諦，強調了對古物研究的熱愛和追求的學術精神，也略略批判了收藏古物以炫富的風氣。〈幸覽魯殿留傳諸器皿〉：「百般巧跡古留傳，普拾寰中聚眼前。價重連城堪玩弄，國家所寶者惟賢。」[48]作者認為羅浮宮匯聚各種稀世珍寶，往往價值連城。但作者話鋒一轉，進一步思考在有形物質的珍寶之外，有沒有為國家創造更高或更無形之價值的可能？作者提出更應該珍視「賢」，這裡的「賢」應該是指「賢才」或「賢良之人」，人才是國家發展的根本動力。重視他們，往往可以發揮超越有形財寶的價值，成為真正的國家寶藏，此處似乎亦寓有批判之意。

又像是啟定曾至巴黎歌劇院與衣都拿劇院（Edounard，即愛德華七世劇院）觀戲，尤其巴黎歌劇院特別引起啟定君臣的好奇，其記錄云：

> 御覽烏閉加 Opera 大歌館，此館乃恪尼衣 Ganier〔Garnier〕名工師所造，歷十五年而成，費至六十五兆佛郎，人皆公認為歐洲歌舞第一大場。樓臺高爽，金壁輝煌，令人駭詫心目。所演多是風情軼事，或神仙古蹟，本夜演鋪赤 Faust 劇本，聲音雖不相同，而意旨亦可想像。歌房中，大幕倏掩倏開，山水樓臺，無不景景逼真，宛然別一世界。其尤奇者，變轉間均用電光電力。忽然而夜，則日影含山，雲霧四黑。頃間月光東出，平地如銀，月下遊人，歷歷可數。又忽然而晝，則日出扶桑，精神朝旭，風景煥然一新。逗蒼靄於雲間，盪祥光於天外。百變百出、百出百奇，一夕之間、一宮之中，而氣候不齊，亦可謂窮極巧術矣。[49]

這段文字首先介紹巴黎歌劇院的建築歷程，而啟定君臣應該也被巴黎歌劇院在建築裝飾上極為華麗的風格所吸引。接著介紹戲院裡時常演出的戲劇主題，而啟定當天觀賞的是由歌德（Goethe，1749-1832）所創作的悲劇《浮士德》（*Faust*）。語言雖然不通，但透過肢體語言和腦補想像，應該可以稍稍理解劇情和主題，從他們的記錄來看，這是一次新奇的觀劇體驗，但他們應該也受到不少震撼，其中他們特別留意舞台設計、布景和燈光的安排。

---

[48] 詳見〔越〕不著撰者：《御製如西詩集》，同前註，頁 58-59。詩下有小字註云：「殿在玻璃城之中央，世界所推為第一大宮殿，乃前代法王之故宮，今用為藏古院。上下分為三層，貯一切古跡留傳諸器皿及東西寶物，無不羅聚眼前。內有金剛玉，大如椰子，為世界上第一寶鑽，其他各珍寶不可勝紀，光怪陸離，望之奪目，雖然價重連城，只堪玩弄，回思國家之所寶者，亦惟賢耳。」見頁 59。

[49] 〔越〕阮高標撰：《御駕如西記》，同註 11，頁 85-88。其中《御駕如西記》將巴黎歌劇院之設計者 Charles Garnier（1825-1898）記為「Ganier」，筆者於原文後夾註更正，在此感謝審查人指正。

布景可說是逼肖實景，燈光在此已經不是只有單純照明的功能，而是和布景一同隨著劇情、氛圍或劇中人物的心理情緒而變化，精緻的舞台設計將更能烘托出戲劇張力。這應該也給習慣觀看東方寫意傳統戲劇的啟定一行人新穎的體驗和啟發。

接下來是啟定官方對於法國軍事和武力方面的觀察，潘周楨寫下〈七條陳〉致書啟定，並訴諸媒體的這一天，恰好是法國國慶日，啟定受邀與法國總統在「共政日」這天一同閱兵，《御製如西詩集・共政日同貴監國幸覽閱兵》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 作客名都值正中，漫同民主看兵容。干戈進止精師律，馬步縱橫半附庸。
> 飛艇羣飄騰漢表，陸機輪動角塵風。思危有備當無患，長守文明在武功。[50]

法國總統邀請啟定在國慶日這天一同閱兵，可說是啟定的榮幸，卻也是法方精心設計的橋段。此詩下方小字提到此次閱兵參與的軍士人員及武器設備：「有武備諸場學生與步兵、水兵、馬騎兵、砲手兵、十字兵、機車、腳力車隊、水師學生，又屬地之東法尺尼干、安移（筆者按：即塞內加爾、阿爾及利亞）等處軍隊、飛艇、飛球、輜重、大礮。上騰漢表、下角塵風，兵容之壯耀，望之凜然。然夫居安當思危，有備則無患，法人之專重武功，亦其以此為長守文明之良策乎！」[51]詩文相互印證，我們可以看到法國透過國慶日盛大的軍事演習，展現了現代化的軍事裝備和強大的軍事力量。法國故意在啟定面前威之以勢，讓越人「望之凜然」，即是法方想要得到的效果。詩人接著稱讚法人為居安思危、有備無患而發展軍事的行動，強大的國防力量的確是維護國家安全和守護文明的保障。但不免也讓人讀出另一種意涵，法人專重武功，暗指法國不正是挾其武力，以守其所謂文明的國家嗎，閱兵大典上的武器會不會那天就會用於印度支那上？這場閱兵大典帶給詩人的，不會只是單純的感官享受，而是軍事力量的震懾和壓迫。

工商考察也是啟定這次訪法的重點之一，根據相關記錄，啟定於參訪了「財政公所」（7 月 18 日）、「東法大銀行」（7 月 19 日）、「大磁器廠」（7 月 29 日）、「羅飛甲大商局」（8 月 1 日，筆者按：即拉法葉百貨公司）。啟定離開巴黎到了里昂，則參訪了「織造大機場」、正在興建的「大市場」，以及「絲織好古院」（8 月 7 日），啟定結束了里昂的行程後，緊接著來到「馬賽鬥巧會」（8 月 10 日，筆者按：即馬賽殖民地博覽會）。在這些參訪的過程，啟定君臣留下不少題詠和記錄，例如〈回駐蹕玻璃幸覽工藝諸機廠〉：「機事機心化學才，百般工藝取資來。人無費力功成倍，利路何憂不廣開。」[52]詩下有小字註云：

---

[50] 〔越〕不著撰者：《御製如西詩集》，同註 12，頁 67。
[51] 同前註，頁 68。
[52] 同前註，頁 72。

> 朕自越敦城回駐蹕玻璃，嘗幸覽製造工藝諸大機廠，如車船廠、砲礮廠、銅器廠、瓷器廠，及其他之各種工藝，皆從格致化學推測，製成機器，器用電力或汽力運行，如一大片木片放入機盤，只須臾間即成零片或雕片矣。一大鐵塊投入機軌，一瞬息間即成釘子，或刀子矣。轉撥靈捷，神妙無比，其人力只用以司開闔機關之權耳，事事物物，無不皆然，夫人無費力而功成者倍，又何憂利路之不廣開乎。[53]

法國工藝技術的進展不僅讓啟定大開眼界，也讓他對於未來工業發展更加樂觀，可以節省更多人力上的時間和成本，工商業界當可以獲得更多利潤。此外，我們也可以看啟定亦有參訪製造車船、炮彈、銅器等重工業或軍事工業設施的記錄。他到里昂參觀紡織廠，亦有其心得〈覽厘翁城諸織絲廠〉:「東方繡織久稱豪，上國機緘智更高。能事迴瀾馳我境，會看他日必風潮。」詩下有小字註云：「厘翁古來專織藝諸大機廠，織各項服貨、錦紗、縐緞，極其精巧，為上國馳名，朕經一覽而心慕焉。我國若能則而效之、師而學之，則他日與此機廠連絡，而收售外洋，其風潮澎漲必矣。」[54]東方本擅絲織，但里昂紡織廠所製織品不僅不遜東方，又能以現代工業技術製造，在時程和效率上大大提升。啟定見此，心有所慕，內心應在設想如何派人至此學習相關技術，並進一步與該廠合作，來提升越南紡識技術，甚至讓越南與海外市場連結，創造更大的利益。

啟定在法國各種最新穎現代的工商業知識和技術的刺激之下，不僅思考越南自身工商發展的可能，也對於越南當下的工商業發展狀態提出反省，例如〈馬賽觀大商局〉:「興邦捷算首資財，善理商途利路開。萬貨流通無窒礙，源源收盡外方來。」這首詩描述馬賽大商局交易熱絡之景，為其帶來極高的收益。字面上沒有任何提及越南之語，但作者的心聲卻隱含在詩句之下的小字說明裡，其云：「長國家而務財用者，以養聚斂之臣，為民害者，非善策也。若夫宏開商務，為富國之謀，且能律民以貨殖，則興邦強國莫先焉，所謂生財有大道者也。上國商教誠加有焉，宜財貨之來源，源而不竭，回觀我國商途，則未來也可嘆。」[55]作者親見法國商務發展、貿易暢達，進而思考商貿發展與國家富強之間的連結及其重要性。對應於啟定的君王身分，文中明確提到聚斂之「臣」為民之害者，反對官吏損害人民利益的聚斂行為。[56]或許正因為越南有這樣的狀態，再加上商途未開的明顯落後，

---

[53] 同前註，頁 72-73

[54] 同前註，頁 77-78。

[55] 同前註，頁 80。

[56] 文中所言或許是啟定對於當下政局政務現狀的體會，但真正被視為聚斂民財者是啟定，他因 1920 年加徵稅賦 30%，用以支付個人或阮朝的龐大支出，而飽受批評。詳見前引 Nguyễn Thị Điểu: “Ritual, Power, and Pageantry French Ritual Politics in Monarchical Vietnam”, p.734.

而讓作者不禁感嘆於越南的未來。

這類與強國對比後感到悲觀的作品，又如〈回鑾駐蹕馬賽城臨幸鬬巧場〉一詩：「採收歐亞技精粗，方貨場中各類鋪。休說我南工界進，最傷心是越人圖。」這是《御製如西詩集》中唯一一首與馬賽殖民博覽會有關的詩作，[57]詩下有小字注云：

> 鬬巧會場廣約二千西方尺，四面環以鐵欄，中間倣屬地各國廟宇寺觀及家屋式樣建立，望之如真，分別區宇，排置東西。諸國方化，精粗無不悉具，有巧者、有拙者、有花者、有樸者，不一而足。朕乘汽車閱覽一遍，另幸至我國陳設所少憩，伊會員人及諸國派員同來瞻謁，朕嘗比較以觀，則我南工界尚復落在人後，故覽之而不覺更有傷心處也。[58]

詩文合讀我們可以大致了解馬賽殖民博覽會的展場特色、建築形式，以及滙聚歐亞各國多元展品和技藝的盛大場面。各國參展者常在觀摩中比較優劣，感受彼此的差異，甚至是對自身與他國投射不同的認知和想像。注文寫到啟定乘車觀覽博覽會一遍，並至越南展區視察，在他的「觀看」視域裡，他很明顯地感受到，在這場代表各國國力相互競逐的博覽會中，越南的工業發展和器械技術已遠遠落後他國，在國家進步或富強的道路上早被他國拋諸腦後，而有傷心悲涼之慨。在阮高標所撰的《御駕如西記》裡，也有相似的觀察和體會，其云：「巧會之設，其主意以開通智巧、考察技藝，為國人之勸獎，諸國莫不有之。統觀本年馬賽城巧會，我東洋諸轄，其天地自然之產物，與人工製造之美品，已自不多讓人。至於機器一途則猶然缺點，使能從其缺點而增補之，將來必有完全之一日矣。」[59]阮高標亦承認越南在科學和工藝技術上落後的缺點，但與啟定相較，他仍保有信心。無論啟定與阮高標兩人在感受上有何差別，我們都可以清楚地看見啟定君臣對於國家自身的現實處境都有一定的認識。

五、結語

越南阮朝啟定君臣所感受、體驗與書寫的法國形象，是鑲嵌於近現代之政治、國族、社會、文化等多力共構互動的網絡之中，其中涉及了殖民體驗、跨國流動、權力結構消費文化、大眾娛樂與身份認同等諸多議題。究竟他們怎麼感受與看待萬象之都巴黎

[57] 〔越〕不著撰者：《御製如西詩集》，同註 12，頁 78。
[58] 同前註，79。
[59] 〔越〕阮高標撰：《御駕如西記》，同註 11，頁 127。

和法國的豐富多元？他們怎麼看待自身文化與異文化的差距，其觀察視角的流轉狀況為何，在文化的差異之間又是否有雙重標準？他們在殖民處境下，還能維護國家尊嚴嗎？抑或是已經不用顧及國家處境？又或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虛與委蛇、假意周旋？又或許是正面交鋒、直球對決？上述這些問題是我們在探討近代越南知識人面對異國／異文化／異己者，需要進一步深思細繹之處。

本文藉由啟定君臣出訪法國所留下之記錄，來觀察啟定君臣於旅法書寫中逸出官方形象的各種異音與省思，我們可以發現啟定等人在西方知識權力架構、文明象徵與殖民處境下，的確有著不同層次的體驗與態度，也有著不同於官方宣傳的啟定形象，益使這次訪法之行多元而複雜。本文限於篇幅，未能專門處理啟定訪法時所留下來的影像（如下圖 10-11[60]），與其旅法書寫記錄之間的比對。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照片中的人物如同擺拍一般，刻意呈現出某種特定形象，而攝影者也著意捕捉、營構的某些畫面。究竟攝者與被攝者在這過程之中想要突顯什麼？又排除或隱藏什麼？其中是否呈現出特定的符碼與價值觀念？在他們的眼裡，法國到底看待和對待越南這個被殖民者？這些重要的圖像正巧與啟定君臣，以及另一種知識人范瓊所留下的書寫內容，產生許多對話的空間，有時能相互佐證，有時卻又彼此拉扯，形成圖像與文字文本不斷對話的狀態。在這不斷對話的狀態中，往往開啟「啟定在法國」意義的多元與複雜、對立與協力，有時候連啟定都未必能全盤掌握，甚至逸出他們的控制，使得文本意義產生游移與滑動，其間的豐富性值得進一步深究，亦是筆者將來努力的方向。



圖 14 沙露翹首等待啟定抵達



圖 15 啟定抵達星辰廣場

[60] 圖片出處：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網址：https://catalogue.bnf.fr/，檢索時間：2024 年 12 月 18 日。除此之外，啟定也是位非常熱愛拍照的越南君王，在現存檔案裡有不少張他刻意擺拍之作，例如附圖 5 和附圖 6 是他在四十歲生日紀念時（1924）所拍攝，可以看得出來他個人非常習慣面對鏡頭，這也是未來可以再探討分析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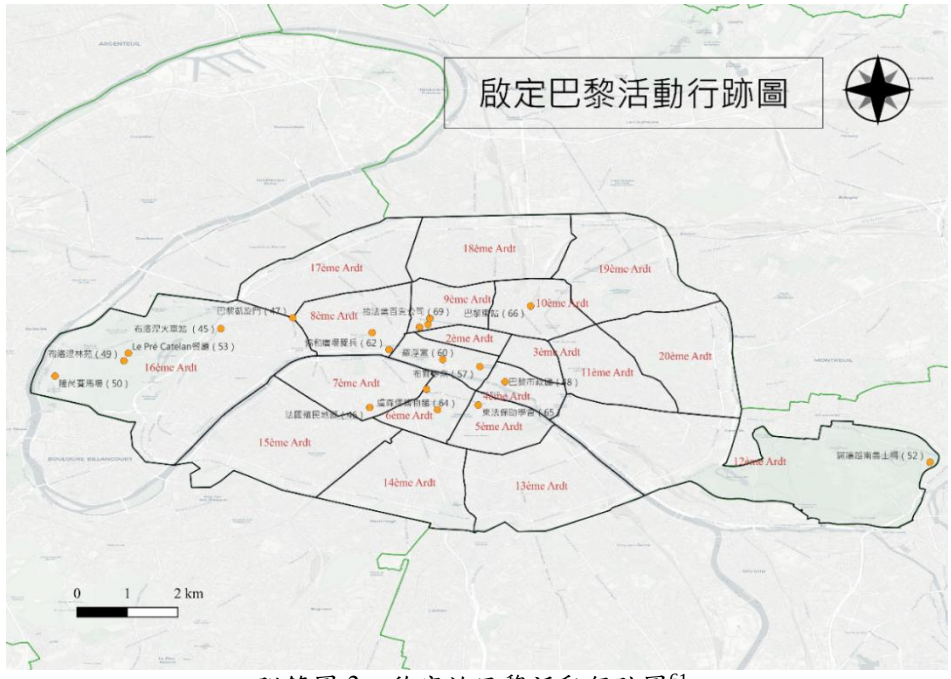
六、附錄圖片



附錄圖 1　啟定自越南順化至法國馬賽行跡圖



附錄圖 2　啟定於法國境內活動行跡圖



附錄圖 3　啟定於巴黎活動行跡圖[61]



附錄圖 4　啟定自巴黎啟程返越行跡圖

[61] 部分點位名稱因字距關係無法顯示，無法顯示名稱的地點有巴黎歌劇院（51）、愛麗舍宮（54）、愛德華七世劇院（55）、法國地理學會（61）等地。



附圖 5 啟定於御花園乘涼



附圖 6-7 啟定乘車[62]

[62] 附圖 5-6 因與訪法行程無關，故置於附圖，圖片出處：Musée du quai Branly - Jacques Chirac，網址：https://collections.quaibranly.fr/，檢索時間：2024 年 12 月 22 日。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越〕不著撰者：《御製如西詩集》（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藏中圻承天（順化）得立印館刻印本，館藏編號：VHb.2）。

〔越〕阮高標撰，范峘（Phạm Hoàn，生卒年不詳）、黃有梡（Hoàng Hữu Hoàn，1869-？）閱：《御駕如西記》（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藏中圻承天（順化）得立印館 1922 年刻印本，編號：VHv.31）。

二、近人論著

〔越〕不著撰者：〈御製祝詞在玻黎城社廳〉，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62 期（1922），。

————————：〈御製祝詞〉，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61 期（1922）。

————————：〈御駕如西行程略述〉，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61 期（1922）。

〔越〕阮伯卓：〈御駕如西總述〉，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63 期（1922）。

〔越〕阮黃燕：《1849-1877 年間越南燕行錄之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1 年。

〔越〕南風：〈恭賀　御駕回鑾〉，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63 期（1922）。

〔美〕克里斯多佛．高夏（Christopher Goscha）著，譚天譯：《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 年。

〔越〕機密院（Cơ Mật Viện）：〈御駕至大法〉（ “Ngự Giá sang Đại Pháp”），越文版《南風雜誌》第 57 期（1922）。

〔越〕NP（筆者按：即「南風」之縮寫）：〈御駕歐遊總述〉（ “Ngự Giá Âu Du Tổng Thuật”），越文版《南風雜誌》第 62 期（1922）。

〔越〕少平（Thiếu Bình）：〈讀范富恕的《西行日記》〉（“Đọc *Tây Hành Nhật Ký* của Phạm Phú Thứ”），《昔和今》（*Xưa và Nay*），第 266 期（2006）。

〔法〕范氏琓（Phạm Thị Hoàn）：《紀念范瓊（1892～1992）誕辰一百週年：選集與遺稿》，*Kỷ Niệm 100 Năm Ngày Sinh Phạm Quỳnh (1892~1992), Tuyển Tập và Di Cảo*, Paris: An Tiêm, 1992。

〔越〕阮友山（Nguyễn Hữu Sơn）：〈由越南人書寫關於法國的遊記，以及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的越法關係〉（ “Du Ký của Người Việt Nam Viết về Các Nước và Những đóng Góp vào Quá Trình Hiện Đại Hóa Văn Xuôi Tiếng Việt Giai Đoạn Thế Kỷ XIX –

Đầu Thế Kỷ XX”），收入段黎江（Đoàn Lê Giang）主編：《從比較的視角看東亞近文學》，*Văn Học Cận Đại Đông Á Từ Góc Nhìn So Sánh*，胡志明市：胡志明市綜合出版社，2011 年。

〔越〕阮友山：《20 世紀上半葉越南海島遊記》，*Du Ký các Vùng Biển Đảo Việt Nam Nửa đầu Thế Kỷ XX*，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 年。

————————：《越南遊記——南風雜誌（1917-1934）》，*Du Ký Việt Nam：Tạp Chí Nam Phong (1917 -1934)*，胡志明市：青年出版社，2007 年。

————————：《《知新》雜誌上的遊記精華 1941-1945》，*Tinh Hoa Du Ký trên Tri Tân Tạp Chí（1941-1945）*，胡志明市：青年出版社，2021 年。

〔越〕阮黃伸（Nguyễn Hoàng Thân）：《范富庶及其《蔗園別錄》》，*Phạm Phú Thứ với Giá Viên Toàn Tập*，河內：文學出版社，2011 年。

〔越〕阮黃伸、楊氏香（Dương Thị Thơm）：〈范富庶及其西行歷程——以《西浮詩錄》為例〉（“Chuyến đi Sứ Phương Tây (1863 -1864) của Phạm Phú Thứ qua Tập Thơ *Tây Phù Thi Lục*”），《峴港經濟社會發展》（*Tạp Chí Phát triển Kinh Tế - Xã Hội Đà Nẵng*）第 27 期（2012）。

〔越〕武香安（Võ Hương An）：《啟定皇帝：圖像與事件（1916-1925）》，*Vua Khải Định: Hình ảnh và Sự kiện (1916-1925)*，河內：文化及文藝出版社，2016 年。

〔越〕武香江（Vũ Hương Giang）：《《南風雜誌》（1917-1934）遊記之語言藝術研究》（“Ngôn Ngữ Nghệ Thuật của Thể Du Ký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 (1917-1934)*”），太原：太原師範大學越文系碩士論文，2013 年。

〔越〕陳氏愛兒（Trần Thị Ái Nhi）：〈范瓊與《南風雜誌》上的遊記文學〉（“Phạm Quỳnh với Thể Tài Du Ký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文學研究》（*Nghiên Cứu Văn Học*），2017 年第 7 期。

〔越〕黃永福（Huỳnh Vĩnh Phúc）：《從「儒學」到「現代」：越南的新文學／文化運動及其與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的關係——以《南風雜誌》及其主編范瓊（Phạm Quỳnh）為中心的討論》，上海：上海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2011 年。

〔越〕楊忠國（Dương Trung Quốc）：《二十一世紀望向歷史人物潘清簡》，*Thế Kỷ XXI Nhìn về Nhân Vật Lịch Sử Phan Thanh Giản*，胡志明市：西貢文化出版社，2006 年。

〔越〕潘氏明（Phan Thị Minh）：《《南風雜誌》上遊記體裁之特點》，“Đặc Trưng của Thể Tài Du Ký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榮市：榮市大學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

〔越〕潘周楨（Phan Châu Trinh）：《潘周楨全集》第 3 冊，*Phan Châu Trinh Toàn Tập*，峴港：峴港出版社，2005 年。

〔越〕黎元龍（Lê Nguyên Long）:〈旅行與民族形象：從《南風雜誌》主筆的遊記來看國家（形象）投射〉（ “Du Hành và Ảnh Tượng Dân Tộc: Dự Án Quốc Gia qua Thể Tài Du Kí của Chủ Bút *Nam Phong Tạp Chí*”），《文學研究》（*Nghiên Cứu Văn Học*），2017 年第 7 期，頁 14-27。

〔日〕白石昌也：《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東京：巖南堂書店，1993 年。

“L'arrivée de l'empereur d'Annam à Marseille”, *L'Illustration* 4138(1922.6.24)，圖片來源網址：https://www.lillustration.com/（須付費登入），檢索時間：2024 年 12 月 10 日。

“L'Empereur d'Annam à Paris”, *Le Petit Journal* (1922.6.25), 網址：https://gallica.bnf.fr/，檢索時間：2024 年 10 月 16 日。

“Un fils des Dieux en voyage”, “Dans la magie de l’ Extrême-Orient”, Le Petit Journal・Illustré(1922.6.18), p.204, 210. 圖片來源網址：https://gallica.bnf.fr/，檢索時間：2024 年 10 月 16 日。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網址：https://catalogue.bnf.fr/，檢索時間：2024 年 12 月 18 日。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L'Indochine Française I Annam,* Hanoi: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1919.

Hue-Tam Ho Tai, Radic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72-87.

Musée du quai Branly - Jacques Chirac，網址：https://collections.quaibranly.fr/，檢索時間：2024 年 12 月 22 日。

Nguyễn Thế Anh: “The Vietnamese Monarchy under French Colonial Rule 1884-1945”, *Modern Asian Studies,* 19:1 (1985), pp.147-162.

Nguyễn Thị Điểu: “Ritual, Power, and Pageantry French Ritual Politics in Monarchical Vietnam”,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39:4(2016), pp.717-748。

Pham Ton’s Blog，網址：https://phamquynh.wordpress.com/2013/05/31/tam-ly-ngay-t%E1%BA%BFt-ph%E1%BA%A1m-qu%E1%BB%B3nh/，檢索日期：2024 年 11 月 10 日。

Phan Châu Trinh, Vĩnh Sính. & tr.：*Phan Chau Trinh and His Political Writings,* (New York : Cornell University, 2009).

Trần-mỹ-Vân: *A Vietnamese Royal Exile in Japan: Prince Cường Để (1882-1951)*（New York :

Routledge, 2005）.

William J. Duiker: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Vietnam, 1900-1941,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39-142.

WORKS CITED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catalogue.bnf.fr/. Accessed 18 Dec. 2024.

Co Mat Vien [Privy Council]. "Ngu Gia sang Dai Phap" ["The Imperial Journey to Great France"]. *Nam Phong tap chi* [*Nam Phong Magazine*], no. 57, 1922.

Duiker, William J.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Vietnam, 1900-1941*.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39-142.

Duong, Trung Quoc. *The Ky XXI Nhin ve Nhan Vat Lich Su Phan Thanh Gian* [*Looking at Historical Figure Phan Thanh Gian from the 21st Century*]. Nha xuat ban Van hoa Sai Gon, 2006.

Goscha, Christopher. *Yuenan: Shijieshi de shiyuzhe* [*Vietnam: A New History*]. Translated by Tian Tan,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 2018.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L'Indochine Française I: Annam*.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1919.

Huynh, Vinh Phuc. *Cong "Ruxue" dao "xiandai": Yuenan de xin wenxue/wenhua yundong jiqi yu Zhongguo xiandai wenxue/wenhua de guanxi: Yi Nanfeng zazhi jiqi zhubian Fan Qiong (Pham Quynh) wei zhongxin de taolun* [*From "Confucianism" to "Modernity": Vietnam's New Literary/Cultural Movement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Culture—A Discussion Centered on Nam Phong Magazine and Its Editor-in-Chief Pham Quynh*]. Shanghai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2011.

"L'arrivée de l'empereur d'Annam à Marseille." *L'Illustration*, no. 4138, 24 Jun. 1922, www.lillustration.com/. Accessed 10 Dec. 2024.

Le, Nguyen Long. "Du Hanh va Anh Tuong Dan Toc: Du An Quoc Gia qua The Tai Du Ki cua Chu But Nam Phong Tap Chi" ["Travel and National Image: The National Project through the Travelogues of the Chief Editor of Nam Phong Magazine"]. *Nghien Cuu Van Hoc* [*Literary Research*], no. 7, 2017, pp. 14-27.

"L'Empereur d'Annam à Paris." *Le Petit Journal*, 25 Jun. 1922, gallica.bnf.fr/. Accessed 16 Oct. 2024.

Musée du quai Branly - Jacques Chirac. collections.quaibranly.fr/. Accessed 22 Dec. 2024.

Namfeng. "Gonghe yujia huiluan" ["Respectful Congratulations on the Return of the Imperial Carriage"]. *Nanfeng zazhi* [*Nam Phong Magazine*] (Chinese edition), no. 63, 1922.

Nguyen, Ba Trac. "Yujia ruxi zongshu"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he Imperial Journey to the West"]. *Nanfeng zazhi* [*Nam Phong Magazine*] (Chinese edition), no. 63, 1922.

Nguyen, Cao Tieu. *Yujia ruxi ji* [*Record of the Imperial Journey to the West*]. Edited by Pham Hoan and Hoang Huu Hoan, Dac Lap Printing House, 1922. Held at the Institute of Hán-Nôm Studies, Vietnam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VHv.31.

Nguyen, Hoang Than. *Pham Phu Thu voi Gia Vien Toan Tap* [*Pham Phu Thu and His Complete Works of Gia Vien*]. Nha xuat ban Van hoc, 2011.

Nguyen, Hoang Than, and Duong Thi Thom. "Chuyen di Su Phuong Tay (1863-1864) cua Pham Phu Thu qua Tap Tho Tay Phu Thi Luc" ["Pham Phu Thu's Diplomatic Mission to the West (1863-1864) through the Poetry Collection Tay Phu Thi Luc"]. *Tap Chi Phat trien Kinh Te - Xa Hoi Da Nang* [*Da Nang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no. 27, 2012.

Nguyen, Huu Son. *Du Ky cac Vung Bien Dao Viet Nam Nua dau The Ky XX* [*Travelogues of Vietnamese Islands and Sea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Nha xuat ban Khoa hoc xa hoi, 2022.

Nguyen, Huu Son. "Du Ky cua Nguoi Viet Nam Viet ve Cac Nuoc va Nhung dong Gop vao Qua Trinh Hien Dai Hoa Van Xuoi Tieng Viet Giai Doan The Ky XIX-Dau The Ky XX" ["Vietnamese Travelogues about Other Countri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Vietnamese Prose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Van Hoc Can Dai Dong A Tu Goc Nhin So Sanh* [*Modern East Asian Literature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ited by Doan Le Giang, Nha xuat ban Tong hop Thanh pho Ho Chi Minh, 2011.

Nguyen, Huu Son. *Du Ky Viet Nam: Tap Chi Nam Phong (1917-1934)* [*Vietnamese Travelogues: Nam Phong Magazine (1917-1934)*]. Nha xuat ban Tre, 2007.

Nguyen, Huu Son. *Tinh Hoa Du Ky tren Tri Tan Tap Chi (1941-1945)* [*The Essence of Travelogues in Tri Tan Magazine (1941-1945)*]. Nha xuat ban Tre, 2021.

Nguyen, The Anh. "The Vietnamese Monarchy under French Colonial Rule 1884-1945."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9, no. 1, 1985, pp. 147-162.

Nguyen, Thi Dieu. "Ritual, Power, and Pageantry: French Ritual Politics in Monarchical Vietnam."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9, no. 4, 2016, pp. 717-748.

NP. "Ngu Gia Au Du Tong Thuat"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he Imperial Tour of Europe"]. *Nam Phong tap chi* [*Nam Phong Magazine*] (Vietnamese edition), no. 62, 1922.

Pham, Chau Trinh. *Phan Chau Trinh and His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Vinh Sinh, Cornell University, 2009.

Pham, Chau Trinh. *Phan Chau Trinh Toan Tap* [*Complete Works of Phan Chau Trinh*], vol. 3. Nha xuat ban Da Nang, 2005.

Pham, Thi Hoan. *Ky Niem 100 Nam Ngay Sinh Pham Quynh (1892-1992), Tuyen Tap va Di Cao* [*Commemorat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Pham Quynh (1892-1992): Selected Works and Posthumous Manuscripts*]. An Tiem, 1992.

Pham, Ton. "Tam ly ngay Tet Pham Quynh." *Pham Ton's Blog*, 31 May 2013, phamquynh.wordpress.com/2013/05/31/tam-ly-ngay-t%E1%BA%BFt-ph%E1%BA%A1m-qu%E1%BB%B3nh/. Accessed 10 Nov. 2024.

Phan, Thi Minh. *Dac Trung cua The Tai Du Ky tren Nam Phong Tap Chi*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velogue Genre in Nam Phong Magazine*]. Vinh University, MA thesis, 2011.

Ruan, Huangyan. *1849-1877 nianjian Yuenan Yanxinglu zhi yanjiu* [*A Study of Vietnamese Yanxinglu from 1849 to 1877*]. Huamulan wenhua shiye youxiangongsi, 2021.

Shiraishi, Masaya. *Betonamu minzoku undō to Nihon, Ajia: Fan Boi Chau no kakumei shisō to taigai ninshiki* [*The Vietnamese National Movement and Japan/Asia: Phan Boi Chau's Revolutionary Thought and Foreign Perception*]. Gannandō shoten, 1993.

Tai, Hue-Tam Ho. *Radic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72-87.

Thieu, Binh. "Doc Tay Hanh Nhat Ky cua Pham Phu Thu" ["Reading Pham Phu Thu's *Diary of a Journey to the West*"]. *Xua va Nay* [*Past and Present*], no. 266, 2006.

Tran, My-Van. *A Vietnamese Royal Exile in Japan: Prince Cường Để (1882-1951)*. Routledge, 2005.

Tran, Thi Ai Nhi. "Pham Quynh voi The Tai Du Ky tren Nam Phong Tap Chi" ["Pham Quynh and the Travelogue Genre in Nam Phong Magazine"]. *Nghien Cuu Van Hoc* [*Literary Research*], no. 7, 2017.

"Un fils des Dieux en voyage: Dans la magie de l'Extrême-Orient." *Le Petit Journal Illustré*, 18 Jun. 1922, pp. 204, 210, gallica.bnf.fr/. Accessed 16 Oct. 2024.

Vo, Huong An. *Vua Khai Dinh: Hinh anh va Su kien (1916-1925)* [*Emperor Khai Dinh: Images and Events (1916-1925)*]. Nha xuat ban Van hoa Van nghe, 2016.

Vu, Huong Giang. *Ngon Ngu Nghe Thuat cua The Du Ky tren Nam Phong Tap Chi (1917-1934)* [*The Linguistic Art of Travelogues in Nam Phong Magazine (1917-1934)*]. Thai Nguyen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A thesis, 2013.

"Yujia Ruxi xingcheng lveshu" ["A Brief Account of the Imperial Journey to the West"]. *Nanfeng zazhi* [*Nam Phong Magazine*] (Chinese edition), no. 61, 1922.

Yuzhi Ruxi shiji [*Imperial Collection of Poems o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Dac Lap Printing House. Held at the Institute of Hán-Nôm Studies, Vietnam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VHb.2.

"Yuzhi zhuci" ["Imperial Congratulatory Message"]. *Nanfeng zazhi* [*Nam Phong Magazine*] (Chinese edition), no. 61, 1922.

"Yuzhi zhuci zai Boli cheng sheting" ["Imperial Congratulatory Message at the Paris City Hall"]. *Nanfeng zazhi* [*Nam Phong Magazine*] (Chinese edition), no. 62, 1922.